宋元筆記叢書

考古質疑
甕牖閒評

〔宋〕葉大慶 著

〔宋〕袁 文 著

22.4

宋元筆記叢書

甕牖閒評
考古質疑

〔宋〕袁文 著
〔宋〕葉大慶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責任編輯　王維堤
封面設計　范崎青

宋元筆記叢書
甕牖閒評
考古質疑
〔宋〕袁　文 著　〔宋〕葉大慶 著
李偉國 校點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　上海市群众印刷廠印刷
開本 850×1156　1/32　印張 7.5　字數 153,000
1985年8月第1版　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數：000,001—6,200
統一書號：10186·521　定價：0.95元

甕牖閒評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甕牖閒評目録

前言……一
卷一……一
卷二……一三
卷三……二四
卷四……三五
卷五……四四
卷六……五六
卷七……六六
卷八……七七
佚文……八九
附録……一〇〇
評袁(俞樾)……一〇〇
行狀(袁燮代叔父作)……一〇八
墓表(袁燮)……一一三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……一一五
甕牖閒評條目擬題……一一七

前言

世論學術，有漢學、宋學之別。漢儒治學，多注重訓詁文字，考訂名物制度，而宋代之理學家，則喜講義理，重談性命。清朝乾嘉學者，繼承漢學傳統，對整理古籍，自羣經至于子史，辨其真僞，往往突過前人。但漢學、宋學是依其主流而論的，即在南宋中期以後，程朱而下，讀書人也不必都循理學一派，其間亦有繼承漢學傳統，注重訓詁文字，考證羣經子史，而留下了以考訂爲主的著作的，其著名者有王觀國的《學林》、王楙的《野客叢書》、程大昌的《考古編》、葉大慶的《考古質疑》等等。

袁文的《甕牖閒評》也是一部帶學術性的筆記作品。

袁文，四明鄞州（今浙江鄞縣）人，生於北宋徽宗宣和元年（一一一九），卒於南宋光宗紹熙元年（一一九零），享年七十二歲。據其子袁燮所撰行狀及墓表（見本書附錄），袁文少小聰瞀，讀書不懈，而恬於進取，厭舉子業，無仕歷可考。所著書尚有《名賢碎事餘》三十卷，選録宋代名人事迹，都百餘萬言，惜已不存。而《甕牖閒評》一編，爲袁文一生做學問的結晶，他臨死時曾叮囑兒子說：「吾《甕牖》一書，盍寶藏之！」可見其珍愛之情。

此書今本分爲八卷，內容涉及小學經史、天文地理、宋朝時事及詩詞文章等許多方面。其中不少議題，已爲前人所論及，《閒評》或明引其文，加以評述發揮，提出新的看法，或襲用其事，而闡述不

同的見解。如「行李」，唐李匡乂《資暇集》以爲「李」字乃「使」字古文之訛，宋姚寬《西溪叢語》等則謂爲「李」、「理」、「吏」可相通，「行李」即負有聯絡使命之小官，而此書則仍以爲李說有據，不可遽以爲非，又如「不佞」，宋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以爲即「不才」，《閒評》則以爲「不佞」非「不才」，乃「不善言辭」，等等。雖其說不必皆較前人爲精，然確實有不少新的收穫。《閒評》之功力所在，尤在論小學部分，於文字音韻訓詁，剖析精微，頗多發前人之所未發。如卷一第十九條，《春秋》「星殞如雨」，杜預注云「如，而也，星殞而雨也。」袁文以爲「如」、「而」固可相通，但下雨時天上未必有星，「星殞如雨」應爲星散落之象，「如」不必訓爲「而」。又卷一第三十八條論《詩》以《螽斯》名篇，只是借本詩之三字，斯乃是助辭，與「菀彼柳斯」、「蓼彼蕭斯」之斯同。序《詩》者誤以「螽斯」爲言，遂使後世竟以鵲爲鵲斯而不悟，如揚子雲《法言》云「頻頻之黨，甚于鵲斯」之類，甚至把鵲斯的斯字添了個鳥字，使《唐韻》斯字門多了個鶬字，云「此鵲鶬之鶬」。袁氏尖銳地問道：「若斯字可添一鳥，則「柳斯」、「蕭斯」當復添何字？」

本書之辨史實，如卷二第五十六條以爲漢文帝夢鄧通乃託辭，以及同卷第一百四條論楊凝式之行事等等，均甚通達。辨名物，如卷六第二百八十八條謂「名紙古只謂之名」，卷七第三百三十四條說「蚊子初不能鳴，其聲乃鼓翅耳」等等，亦有可觀。

如此之類，不但可見其學識廣博，亦見其治學謹嚴，所謂「讀書得閒」，學古而不泥古，這種態度和方法值得我們借鑒。

《閒評》論詩文，對當代蘇軾、黃庭堅兩家深致敬仰，謂其行事有大過人處，但對于兩人作品中用事之誤，則不憚予以指出。如卷二第八十六條引東坡絕句「願得唐兒舞一曲，莫嫌國小向長沙」，指出詩中所用爲《漢書》唐兒及其子長沙定王發事，而「舞者乃長沙王發，非唐兒」，東坡誤。又卷五第二百十一條謂東坡作《英州峽山寺》詩所載乃端州峽山寺事；同卷第二百五十五條指出黃庭堅以張萱所作《虢國夫人夜遊圖》爲周昉所作之誤，等等。袁文的這種不迷信、不盲從的精神也很可取。

《閒評》對於當朝時事，亦未嘗不留意，對北宋末徽欽兩朝之弊政，尤多指摘。如卷三第一百二十九條論徽宗封王之濫，卷六第二百七十七條記蔡、王、梁三家之奢縱等等，均可見其扼腕之情。

當然，另一方面，正如《四庫提要》所說的，此書「徵引既博，不無小有訛誤」，清末學者俞樾即已就中若干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，所評大多是得當的。今從其《春在堂全書》錄出評袁一卷附於後，以供參考。至於袁文一面以爲夢不足憑（見本書卷八），一面又有因果報應迷信之說，如所謂詩讖、夢讖之類，均不足取，是我們應當注意識別批判的。

此書宋元各家書目均未著錄。《四庫提要》謂：「惟李燾《續通鑒長編考異》內間引其書。」但據裴汝誠、許沛藻兩先生考證（文見上海古籍出版社《中華文史論叢》增刊《宋史研究集》），袁雖與李爲同時代人，然當袁文的《甕牖閒評》尚未完稿之時，李即已去世，袁李兩人，生前又不見有交往，李應無由見及《閒評》稿本並加以引用，故今本李燾《長編》註文中所引用的《閒評》文字，實爲後人所增益。

明《文淵閣書目》有《亮論閱評》一部一册，當即爲後來録入《永樂大典》者，今本此書八卷，就是清朝四庫館臣從《大典》中輯出重加編次的。自《四庫全書》加以編録及武英殿聚珍版印出之後，又有《清芬堂叢書》、《勵志齋叢書》、《叢書集成》等相繼刊出，而所據均爲武英殿本。現即以輯自《大典》的武英殿本爲底本加以整理。今存之《永樂大典》殘本，載有《閱評》内容六十餘條，以今本有關條文與之對勘，頗有異同，其中除四庫館臣之抄漏、抄誤以外，另有兩種情況：一爲《閱評》某些條文，《大典》於兩韻内重複載録，四庫館臣抄録者爲其一，今所見者又爲其一；一爲《大典》所録，顯有訛誤，武英殿本編者逕改其字而未作説明。《大典》所載《閱評》，爲今各本之祖，彌足珍貴，凡屬上述三種情況之異文，除少數如「耶」改「邪」之類外，均以校記説明之。而《大典》殘本中尚有爲四庫館臣輯漏之《閱評》條文若干則，現輯出附於各卷之後，於此亦可見《閱評》原文本不止此。前已述及，《閱評》行文，多所引證，以其所引同今存之有關各書相校，亦時有異同。古人引書，例多節引綜述，今爲明確引文起訖，以便於讀者閱讀，凡屬不夾有引用人語之較完整的引文，一般以冒引號或引號包容之，不一一依原文出校。至於其中的異文，凡有使文意發生較大出入者，則出校記以説明之，但不改動原文，以存其舊。

袁文《宋史》無傳，其事迹不爲人所知，而其子袁燮《絜齋集》中有所撰袁文行狀、墓表各一篇，今予附入。原書四百十二條均未標目，現一一爲之擬題，列于書末，以便讀者查檢利用。書中小字夾註，一種是作者原註，一種是四庫館臣所加按語。校點者所出校記，概編碼列于每卷之後以别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之。本師陳九思先生，曾爲校閱全稿，謹此誌謝。限于本人水平，標校中一定還存在許多問題，望讀者不吝指正。

李偉國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甕牖閒評卷一

霙字從天從雲省，故易曰「雲上于天，霙」，霙字不從而也。今人作需字乃從而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，後之作字者失于較量，各從其便書之，其誤甚矣。五經文字云：「需音須，遇雨而不進。」從而非也。[1]

匡謬正俗以溺爲休，休乃是沈溺字，溺又音而灼切，其水不能勝鴻毛，蓋弱水也。夫弱水，弱字尚書只作弱字，不知後加水點者又何據也。[2]

匡謬正俗載武成「往伐歸獸」，獸字作罍字，且云字林罍音火救切，人之所養也。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，放虎桃林之野，即可言歸獸。既是牛馬，當依罍字本音讀之，不得以作獸字一邊，便謂古文省簡，即呼爲獸也。如此則是古本原作罍字，想因唐明皇改爲今本尚書時，未究罍字之義而增益之也。今其下亦云「本或作罍，許救切」，益知古本作罍字無疑矣。[3]

忍字藏刃于心，是能忍也。書君陳：「必有忍，其乃有濟。」[4]

書顧命篇「一人冕執銳」，蘇東坡書解云：「銳當作鈗。」是也。銳本非兵器，書既誤作銳字，而著書者又妄云「銳，矛屬」，竟音以稅切，其誤抑又甚焉。[5]

說文：「羕，水長也，從永羊聲。」引詩云：「江之羕矣。」然則漢廣詩中「永矣」，永字當作羕字，不知

何故後改爲永字。6

詩「匍匐救之」，救字可音居尤切，蓋自「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」四韻皆是平聲，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，乃陸德明之失也。詩補音引三略：「使怨治怨，是謂逆天。使讎治讎，其禍不救。」又引周武王盤銘：「與其溺于人，寧溺于淵。溺于淵，尚可游也；溺于人，不可救也。」是矣。7

柏舟詩云：「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他。」又菁菁者莪詩云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。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」又東山詩云：「親結其褵，九十其儀。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？」詩中用儀字極多。補音云「儀有牛河切，合音莪字」，是也。今觀尉卿衡方碑云：「感昔人之凱風，〔一〕悼蓼儀之劬勞。」此儀字本是莪字，今竟作儀字，然後益知古儀字皆可作莪字用，補音之言，信不誣矣。8

桑黮即桑葚也，氓詩云：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。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」註：「葚，桑實也，鳩食葚多則致醉。」泮水詩云：「翩彼飛鴞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黮，懷我好音。」此黮字亦當作平聲，但借字耳。補音以其不在韻，故遺。余獨證此黮字既叶林字、音字，則與葚字同音椹字無疑也。又五經文字：「葚音示枕切，桑實。見魯頌。黮與葚同。」然氓詩自有葚字，云：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。」五經文字不引此葚字，乃引魯頌之黮字，何耶？9

萱草豈能忘憂也！詩云「焉得諼草，言樹之背」者，諼訓忘，如「終不可諼兮」之諼，蓋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。背，北堂耳。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，故當時戲謂萱草爲忘憂，而註詩者適又解

云「諼草令人忘憂」，後人遂以爲誠然也。如嵇康謂「合歡蠲忿，萱草忘憂」，此二者止與千載之下作對，若謂其實，則無是理矣。10

今人作文，下字能用古者則爲有據，成佳作。雖古人亦爾。詩云：「有狐綏綏。」蓋本塗山人歌云：「綏綏白狐，九尾龐龐。」此禹娶塗山時歌，詩人乃用其「綏綏」二字也。11

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：「散度廣陵音，摻寫漁陽曲。」自註云：「摻，七紺反，音憾。」(三)余謂摻音憾，極是。蓋禰衡漁陽摻古歌「邊城晏開漁陽摻」，亦當音作憾字，以下句云「黃塵蕭蕭白日暗」，暗字與憾字甚叶，不可作他音。僧孺既以摻字音憾字，則詩「摻執手」者亦當音憾字無疑。徐陸二家音七鑒、所鑒切者，皆非也。12

詩補音明字有謨郎切，如雞鳴之詩「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」是也。韓退之詩云：「歲時未云幾，浩浩觀湖湘。衆夫指之笑，謂我知不明。兒童畏雷電，魚鼈驚夜光。」此詩用明字，亦當作謨郎切矣。13

世有「孃惜細兒」之語。陟岵之詩云：「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，母曰：嗟！子季行役。」季，少子也，母以少子行役，其心眷眷然，而形之語言如此。此正所謂「孃惜細兒」者，不獨今人爲然，古亦有之。14

詩「載弄之瓦」，人多以瓦字不叶爲疑。或云，此瓦字乃是尒字耳，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，乃絡絲之具。其意則是，但未知果然否也。15

奚斯未嘗作頌也，詩所謂奚斯所作者，蓋廟爾。揚子法言曰：「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，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。」固已誤用。後觀睎古紹志集載太尉楊震碑云：「敢慕奚斯之追述，樹碑石于墳道。」

則又承揚子誤焉。16

禮「三十曰壯，有室」，而家語載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亓官氏，而生伯魚，然則禮經蓋舉其大略耳。17

西京雜記云櫻桃、含桃乃二物。禮記月令載：「羞以含桃。」漢孝惠緣此原廟薦櫻桃，如此卻只是一物也。鸎桃只合作此鸎字，蓋此果多爲鸎所食，而又曰含桃者，亦爲鸎所含故耳。玉篇別出一櫻字，已是妄作，又出一桮字，云「今謂之櫻桃」，豈以又名含桃而復出此桮字耶？此尤可笑者也。18

春秋「星隕如雨」，杜預註云：「如，而也，星隕而雨也。」而、如固通用，第恐雨時天上未必有星。今觀唐臨淄王平國難之時，唐史載「是夜天星散落如雪」，則「星隕如雨」，是亦散落者乎？故余謂如字本可盡訓爲而字也。19

田單使人食必祭，以致烏鳶，恐無是理也。春秋時楚師伐鄭，鄭人將奔桐邱，諜告曰：「楚幕有烏。」乃止。又晉與齊戰，諜者云：「城上有烏，齊師其遁。」夫大軍屯駐之地，豈復有烏鳶耶！以二諜者之言考之，則知田單未必能致烏鳶矣。20

理、李二字古通用，初無異義也。周語云：「行理以節逆之。」管子云：「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，故使爲李。」以二書考之，則知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，初無異義。李濟翁資暇錄辨左氏傳「行李」作「行李」，謂李字乃古使字，其理爲甚當，前未有此說也。王觀國學林乃云：「古文字多矣，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，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。」余謂濟翁所說李字蓋出于玉篇山字部中，載之爲甚詳，觀國作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